



紀載以乘家國一義也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云爾康熙五十八年歲在屠維大淵獻修辜月長至後五日敬識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五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六

藝文 題跋

宋

跋顏魯公靖居寺題名後

歐陽修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大曆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跋唐顏真卿小字麻姑壇記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子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予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跋饒州甘棠館題名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休矣至於登高望遠行旅往來慨然寓興于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

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史傳載之詳矣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爲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爲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赴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爲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予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蘇軾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邪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于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于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于壞壁間字浸浸滅惘然于懷真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壘壘似教似諫依于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

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子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鈔王荆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略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略出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蒼天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實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髣髴見其忠厚之氣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航荆江略洞庭涉修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于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

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囂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邪將安之邪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為鳳凰稂莠皆化為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六
月之己亥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峰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峰
又有老巫鄒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予戲名
曰肘後屏風疊他日湖中石百怪並出當以此兩石為祖云
二石色紺青嵌空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欽崙雲雨之上諸
峰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峰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
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甑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
石為瀟灑緣爾邇者象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
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饑未知與此孰賢也

題呂居仁詩後

陳慥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所師法
也始予貧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
此本尋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能得書不
應遽忘云

跋山谷帖

李之儀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亟皆拘之畿縣以待所聞例悚息失
措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隨弗慎一時慄然知其非儒生文士
而已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徙戎凡五六年而後歸輾轉嘉眉
謁蘇明允墓上蛾眉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
渚久之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
日而罷所至遮道迎觀其宰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
矻矻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鑣矣嗚呼克之至此可無憾
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

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書鵠湖寺壁

王庭珪

建炎三年寇犯安成庭珪與劉英臣挈家避亂于鵠湖山中層巒疊巘上干青霄晝夜水聲潺潺不絕如在秦人洞中不知有鈺鼓之聲乃覺此身真風塵物表也

書空青集後

陸游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為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于臨川然後知為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闕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

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為家賢子弟中為時勝流晚為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噐以死者可勝數哉可勝歎哉

跋唐盧肇集

子發嘗謫春州而集中誤作青州蓋字之誤也題清遠峽觀音院詩作青州遠峽則又因州名而妄竄定也前輩謂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別本可證真知言哉病馬詩云塵土卧多毛已暗風霜受盡眼猶明足為當時佳句此本乃以已為色猶為光壞盡一篇語意未必非妄校者之罪也可勝歎哉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為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為社倉凶歲免民于死徙其有德于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為是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出漁利息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為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遣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

述予慨然歎以為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

跋荆公詩

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題折桂院行記

朱子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為予言此未足觀稍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為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為今年春乃克為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

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屠法今客大洪山云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沅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 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幹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徊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祀真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書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沒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

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功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

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藥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己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旣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歎顧郡

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聽事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柏焉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屹立不僵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凜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輦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雜植杉柏以髣髴前賢之遺意則旣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淳熙己亥春二月熹以卧病鉛山崇壽精舍邑士歐陽國瑞來見且出其母太孺人錫號訓辭及諸名勝跋語俾熹亦題其後熹觀國瑞器識開爽陳義甚高其必有進乎古人爲己之學而使國人願稱焉曰幸哉有子如此矣夫豈獨以其得乎外者爲親榮哉因竊不辭而敬書其後如此國瑞勉旃無

忽其言之陋也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為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為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放皆為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鈔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

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來館于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于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曾南豐帖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於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如何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濼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頃嘗于長樂僧舍見之至于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

跋孔毅父談苑

孔毅父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藁然多是鈔取江鄰幾嘉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脫誤又世傳孔書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清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者細考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閱此帙筆其後以曉之

剛說跋

蘇文忠公爲孫君介夫作剛說其所以發明孫君之爲人者至矣然剛之所以近仁爲不詘于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不待見於活人然後可知也寧都主簿鄭載德得遺跡於君家將纂刻寘之學宮間以視予因爲識其左方以告觀者使勉夫剛而益其所以爲仁之方云

學則跋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所以訓導而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于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

意子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後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陸九淵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龜夾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吏書所及年曰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

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曆元年然大曆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己立涉兩年亦事勢之常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日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日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寔侍御史唐供奉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徵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

其深無底旱時祈雨率多靈應謂之望井水流出為石坑謂之君坑實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鄴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刊諸石求子為跋予觀唐于今為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鎮之髣髴則是帖之傳亦足為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跋歐陽君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黜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詞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

德明吾鄉人也其孫瑀嘗哀次事始末里中文士鄧名世亦誌其藏將并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啞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晞顏慕藺者先是鄧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邪德明弟衡子飛黃壻黃怙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瑀蓋其子也

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

清風嚴霜本不相為謀兼二美者竹也友人楊公廷秀平居薰漬慈仁真可解愠臨事則勁節凜然陵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

日無此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楊萬里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今上皇帝陛下于東宮榮觀堂召宮僚讌集酒半從至玉淵堂詹事臣邨臣端禮諭德臣揆侍講臣袞各傳刻所賜御書齋名籤軸以進再拜私謝惟侍讀臣萬里於同列為末至蓋已有請因再拜申言之皇帝陛下欣然索一大研命磨滿御墨染申屠覺竹絲筆乘興一揮誠齋二大字贈檢詳六小字識以清賞堂印視諸齋字雅健相若而精神飛動似覺更勝恭惟皇帝陛下心畫超軼雲章昭回龍跳虎卧鸞飄鳳泊蓋天縱之能聖學之餘也臣既拜賜退而寶藏之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敬刻之金石以侈寒士千載之榮遇云

跋御製梅雪詩

今上皇帝陛下在東宮榮觀堂宴羣僚日既為臣萬里親灑翰墨作誠齋二字復書御製賞梅詩一首五紙將以分賜臣邨臣端禮臣揆臣萬里臣袞置之几上莫敢先取者臣萬里即請云敢用劉洎登牀故事乃急取此紙蓋肆筆最得意者皇帝天顏為之載穆羣僚皆有歆羨之色是歲冬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羣僚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皇帝陛下道德之極崇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二典三謨之業聖文之渾噩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視大風之歌秋風之辭皆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

跋鄭威愍公事

近世培溉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曆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為邪奸挫摠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邪噫慶曆元祐之奸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驥字潛公廬陵楊萬里書

跋王瀘溪民瞻先生帖

瀘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擠排先生以策元勳竟何成邪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載嘉泰壬戌後五日門人

楊萬里敬書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初云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即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圖附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衣銘云蠶事苦女工難得新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并志之

跋范文正公集後

宋綦煥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

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
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
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
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
於後

跋無垢借米帖

徐鹿卿

右無垢先生寓橫浦時借米于曾君日升帖也先生遺墨在
郡者多矣聞人達士皆嘗表而出之獨此帖湮晦不傳某從
日升之曾孫國良借觀之三復以還宛然而趨下風承聲欬
也嗟夫士固不免于窮窮然後見君子魯公之乞米先生之
借米其困阨無聊甚矣而傑然之氣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
抑於是竊有感焉古人固有三旬而九食甌塵而釜魚者矣

而二公不能以無求何哉蓋道無常在在時而已當其不可
則不食不受不害其爲高當其可則或乞焉或借焉不失其
爲潔愚因先生之節又以知曾君之賢所謂十三年蓋紹興
乙亥歲也後七十年中秋南昌徐某敬題

跋杜子野小山詩

言天下之美至於同而止五穀天下之正味其美不待贊也
至於水草之殖陸海之產亦得以擅美焉何也以夫人所同
嗜也十年前聞子野有能詩聲今於梅花嶺下得其橐亟揮
俗吏去披卷讀之雖未暇饜觀而佳句已領略矣及觀諸老
題跋則凡所當識處往往與愚意合信知口之于味有同嗜
焉苟同矣其爲美無疑也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
憎要當作如是觀若夫五穀以主之多品以佐之則又在吾

心自為持衡少陵五穀也晚唐多品也學詩調味者也評詩知味者也孟子有言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試與子野商之

跋樂平吳燦書說

劉克莊

諸經古注尤高簡理切而事信辭約而意明或一章累數千百言止費二三字體貼出來毛鄭王何諸人皆然蓋經繁于注未有注繁于經者至唐諸經各立正義如書合二十四家為一編亦太繁矣樂平吳君與權所著書解卷帙三倍正義後受說于獻肅柴公稍斂縮之猶數十萬言世儒每獲是古非今博而寡要之譏君以今準昔由博反約其於君德治道之污隆天命人心之去留中國厄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消長離合上起遠古下逮本朝探端觸類舉此明彼汗簡所載網羅略盡近世信書之篤說書之辨未有及君者河汾東萊

復出不能廢也昔桓榮以書致身師傅子孫咸列公侯至陳車馬于庭以為稽古之力君之學勤于榮而上春官輒不售方以累舉恩奉大對茲所謂命者邪雖然讀其書故是金華殿中語也先朝林瑀徐復皆以布衣講邇英君未遇有力者推挽耳曩晦靜湯公為予言君經術鄉行晦靜有重名於時使在人主左右必且進君子朝不幸淪沒遂成遺恨然此為君身窮達言耳若君之書固不以晦靜之在亡為輕重也詩不云乎愛莫助之姑題卷末以識予愧

跋裘元量司直詩

辛未壬申間予仕南昌獲交二李君國錄字茂欽後以死守蘄州者司直字敬子世所謂弘齋先生者裘君字元量繼來幕府其標致高勝有顏氏之臞龔生之潔終于大理司直竹

西河志 卷一百九十一
齋是也後三十有六年其猶子南康理掾應材攜竹齋遺墨古律詩三首又其季元齡手錄四十二首示予其言若近而遠若淡而深近而淡者可能遠而深者不可能也君為人自貴重恥表襮惟詩亦然追懷昔遊者舊存者百無一二而予亦已老矣世知竹齋者多而見其詩者絕少理掾盍鋟諸梓與同志共之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橐

文天祥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于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歎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于君所觀者識者于此

又重爲世道感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于澹菴爲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于國爲忠臣于親爲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敘宗族復以讀書惠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撤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以追孝也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景夫逋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藏修于此者尚勉之哉

敬書先君題洞巖觀遺墨後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以來又越三年道士朱山月復爲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

韻沖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
真所甘心焉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卻立為之泣然

跋李世修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如
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修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
其家藏墨跡僅數十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燦然可見
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
呼是可不凜凜哉

鷺洲書院記跋

謝枋得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書
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
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于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序者十

二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猶未論泰
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
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
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
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
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
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
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
能不以贅目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
為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

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至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邪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邪厥子以示某某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于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冰崖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昌之傳至章泉澗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澗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澗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予逃虛空而聞足音也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焉

書永豐郭友仁佩觿集後

何希之

自詩派法席盛行諸解者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穿穴細碎蒐獵瓌奇破凋斲觚支分縷解而氣機割裂終未能佩六合之大全劉賓客大音不完之論謂此佩觿君通南北文章為一家拾河洛之英挾詞源之祕此過江以來所未有也昔人云不見此二百年矣夾漈鄭氏嘗恨梵音行乎中國宣尼書不能過跋提河今鄭之微言緒論且與河東諸人同傳四方文獻翕然成章茲非文軌會同之候二百年來鬱結頽積者之一大快乎觿雖小技而此集聚天地山川混全之英泄文人志士割裂之憤見者解頤聽者釋冰其為觿也大矣雖則

佩觿容兮遂兮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終不可諉兮贊曰詩通
南北史氣涵天地先九原寧復恨書帶亦欣然
元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吳澄

金谿新田前貢進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黃氏年
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
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助其子暨從
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錄
以示予予嘉歎焉予仲子某之婦亦生于至元壬午及至大
己酉予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
此婦與黃氏婦德頗同但不能文耳

跋楊誠齋先生易傳草藁

誠齋楊先生易解板本行天下久矣至若周得其草藁有序
及泰否二卦凡先生親筆改定之處比初藁爲審獨初名外
傳而後去外字予謂當從其初蓋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
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
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爲四非過
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妙之文間有與程不同
者亦可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
如是人以國語爲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
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跋李氏家集

番易李周卿嘗聞詩法於南康三馮又嘗見莆田劉潛夫故
其詩多可傳其從孫南甫裒聚得數十篇而以周卿之兄之

父之大父之曾大父凡生平吟咏可追錄者冠其顛其從祖
祖父及其二從祖兄所作亦附載四世八人詩百餘首標曰
李氏家集汲汲然欲揚先世之美惟恐或泯沒廢墜也予於
是而歎南甫之孝愛遠矣哉周卿諱敏膚其曾大父日新諱
楸大父信夫諱孚先父君誠諱嘉績兄宋卿諱敏求南甫名
元宋卿嫡孫也至大己酉予貳國子監南甫之弟亨充國子
伴讀出其家集示予李氏累累以儒科顯宋咸淳間有提舉
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諱雷奮盛德君子也予嘗辱知焉八
人之中其一恩補初階官其六俱由進士貢特奏名者一正
奏名者一至于今遺教未替亨也不遠數千里宦學京師他
日歸兄弟自相儆勵尚知所以光其先世又有當求諸內而
無事乎外者謹勿怠

跋李梅亭侍郎二絕句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子法廢而族
人無所統收族之道難矣哉故吏部侍郎梅亭李公爲崇仁
達官其族伯父巨川少嘗從公之王父藏修翁學長而出贅
樂安石陂之鄒同宗幾不相聞公自成都運使奉祠家居而
巨川之子春卿來謁公頗憶幼侍王父時知有巨川名字春
卿出巨川手鈔藏修翁與其兄縣尉外舅周府君倡和詩一
編公覽之愴然款留繾綣其去也賦二絕句贈別春卿自敘
於左方珍襲以貽子孫公不以貴而遺其族春卿不以遠而
忘其宗蓋兩得之公之從子濤孫畚畿畷曾孫植玄孫元昇
各有和篇而春卿之孫善述曾孫文從文應文定玄孫仁壽
溥守護遺墨唯謹中更亂離屢失復得前旣鑿諸石矣今又

并刻所和之詩厚之至也亦以見李氏子孫之多賢也夫

跋吳適可先世誥曆

吳守正適可持其先世誥曆示予曰某之高祖紹興登科初授迪功尉臨桂再授從事令通城官至正郎典郡而終曾祖受澤爲總領所屬官祖貢禮部始由臨川遷樂安父業進士教生徒至某益貧困大懼世緒之殞家藏臨桂誥身僅存至兵寇流離之際身與之俱罔敢失也一日至豐城櫪畷有宗人名演字慶長就某行囊中索迪功誥一視因言往年有以從事誥并印曆質錢于先大父者惻然久之曰固君家物歟取誥曆歸某某再拜受與初誥並藏之惟謹烏乎適可賢矣慶長又賢也雖然爲人子孫於先世遺物何莫非所當保愛此身亦其所遺也而視他物爲尤重適可栖栖旅泊衣食無

所於給卒不易業猶以文墨議論奔走士友間不諂不屈不爲一毫非僻以辱其身忝其先則適可之所以賢於人蓋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于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于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

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

跋蕭寺丞書梅山扁銘後

先漢梅子真尉南昌後漢藥叔元守九江聲迹所暨人至於今祠之爲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之也有山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真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江蕭寺丞削爲書二大字以貽聶洪父洪父卒授其從子詠夫寺丞公又爲作銘詠夫卒乃還畀洪父之孫方春洪父者儒也詠夫詩人也方春年少而才俊寶藏先代鉅公之字與文於茲三世矣雖然字以人重文以人重地亦以人而重也字之重文之重重在彼地之重重在此方春其思所以重其地者哉吾故舉子真以告庶幾聞其風而興起焉

跋牧樵子花木二首

人與走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無一同者畫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牧樵子寄子卉實四小幅遠視真以爲宰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夫生物之巧自己出而別其所生貴賤壽夭賢不肖何如易易事耳然予嘗命畫者畫子輒閣筆命相者相子輒緘口或強作終不似強言終不應何也物之生曲盡其巧獨予之醜惡無物可比蓋大巧所外則畫者之手相者之目無所施其法也宜抑又安知予疇昔所遇未有如牧樵其人者乎何時于清江之上聽牛背之笛和谷口之歌以予言示之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爲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良齋先生

爲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
牧樵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與

跋黃祖德廬山行卷

左湖右江界截地脈其氣盤鬱無所復之聳拔突起而成至
高大之山此廬阜所以爲江右第一其峰嶺泉石之奇晨夕
陰晴之變日光月華雲情雨態煙霏霧靄譎怪萬狀固宜爲
仙聖所巢梵釋所都神靈之奧宅鬼物之幽棲而供高人勝
士之遊者也予嘗東浴彭蠡西溯大江舟過其下思一造其
間以極超絕偉特之觀荏苒二十餘年此志竟未遂也而浮
山黃祖德一旦先之行卷紀遊覽次第及倡酬題咏數十篇
蓋有此遐趣有此妙筆然後能追白蘇之迹於既往不然心
與境遇目與心遇累累至前而誰與領會誰與發揮古今遊

者不一而能若是遊者幾何人哉附記所見塵間遺蹟所聞
方外異談一一皆可喜可愕之事予雖不獲從祖德後已若
在此山中矣雖然非足履身歷終與親聞親見者迴隔予將
必遂初志先至先知者能爲之道乎祖德曰諾敬題卷左以
訂後遊之約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
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于王或勁
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花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
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閩域不能
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于評者劉時中王豈巖俱學書而善
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

轉相授受云

跋洪母熊氏傳後

翰林學士元明善作臨川洪畊母熊氏傳明善於人不輕許其文不易得有此特筆洪母蓋賢矣哉書者翰林承旨趙孟頫篆者集賢大學士郭貫允謂三絕澄與畊同郡故識其後云畊今提舉江西等處儒學

跋婁行所敕黃後

廬陵婁天章藏其八世祖奉議公敕黃一通出入與俱罔敢失墜爲人子孫當如此矣今日六品官以下所授敕牒與前代敕牒其文同其用黃紙書亦同然昔也有勅而又有誥今則無誥而但有勅存之可以考古今沿革之殊可以表子孫保守之謹天章年甚少才甚俊文藻麗而思泉湧值今貢舉

取士之時掇科階仕易易爾方將得今日之新勅豈但存先世之舊勅而已哉抑又有說敕者人爵之榮於其舊者而能存於其新者而能得要皆身外物也人之一身先世遺體天爵之貴具焉保守其身不尤重于保守身外物乎夫子言孝立身爲大立身者何行道于今揚名于後有天爵之貴非止人爵之榮也果能立身而揚名天下世世稱之曰婁之後有聞孫其光於奉議也殆將百倍于常人天章字行所才可以及是故予諄諄焉督其進

跋玉笥山圖

名山道宮其形勢之奇人物之盛可與上饒龍虎山儔儷者江西有二俱屬清江閩漕也玉笥也予夙有山水癖又喜共方外畸人語五十年前于驛路望見龍虎山四十年前曾至

閣漕二十年前至玉笥之旁所謂太秀洞天者而獨未能一
至玉笥焉道士周常清持示玉笥承天宮圖覽之欣欣若遊
于其間然予之遊山非但樂其形勢亦欲識其人物向遊太
秀亦爲尋訪隱者不遇而退承天有超世之士爲誰常清一
一告我予將往問焉

題陶庵邵庵記後

往年嘗于吾廬之側治一室寘文成張司徒靖節陶徵士希
夷陳先生康節邵先生畫像其中晨夕瞻敬後以寇擾弗靖
遷徙不常而廢吾友國子助教虞伯生取靖節康節二賢之
氏名其庵與予意豈異也夫二賢所志所學有未易窺測者
於其言語文字之遺時或瞥見髣髴焉至今尚論其人不過
見所能見而已身之所寓心之所會要不可一槩齊而其所

以同者一也予欲合陶邵而爲一蓋有世內無涯之悲而亦
有世外無邊之樂悲與非有爲而悲也樂與非有意而樂也
一皆出乎其天子又欲并悲樂而兩忘之則庵亦可無也夜
根其靜晝握其動首擊而尾應風起而水涌有能從吾伯生
控浮游以上征者乎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間大率視
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產隱沒
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搜括究意悉革
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
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此惟豪民私
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

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焉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餽職掌之人而求奪佃子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予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為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為洪郡學錄值洪學弊極予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陳德仁通書解

聖門諸弟子聰明卓識者顏子為最子貢亞之然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為不可聞何也聖人教人隨其資質所可到未嘗躐等陵節而語此其所以不可聞也晚年贊易始發性與

天道之祕率皆當時弟子之所未得聞者濂溪周子生于千載之下不由師授默契道妙本夫子贊易之旨作太極圖通書蓋幾於生知而可比聖門顏子矣新安朱子訓解周子之書亦既該備里中陳德仁篤志于學道經釋典俱頗蒐獵又取通書敷暢其言俾讀者易曉良可嘉已予嘉其志之不凡而期其識之詣極也故書此以勉焉

題宏齋包公吳齋歐陽公遺墨後

玉谿翁嘗登盱江宏齋先生廬陵吳齋先生之門予于二先生皆聞其風而不及識今見翁所藏六詩一書如見其人焉得包之卓偉則於道可以進取得歐陽之醇厚則於非道有所不為觀者因是踴躍奮迅以晞前修可也豈但珍其遺墨而已哉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為美談
 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廬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錄曹仕
 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
 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化訖今不復弄兵雖漢之循吏何以
 尚茲於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
 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
 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
 如此以天下之大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
 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
 時字了翁人稱見山先生采李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
 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

未幾銜石填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
 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
 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于兵婦亦被掠
 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
 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于叢冢間聊
 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
 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
 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
 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
 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

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子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而已乎孝弟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墮斃曾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佞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子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諗於子為書此以黜其偽云

跋麓泉記後

程文海

盱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予書麓泉二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友吳幼清為記復求予言今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談相也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口舌為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計效目前亦豈如星命地理與談相之迂且誕乎哉古者醫師之職歲會其成十全為上失三失四者下矣漢詔聞倉公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所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生死之所係要非可虛譽求也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謁諸醫或曰驚或曰風明可一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劑而愈吾弟女子方一歲而病瘍既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劑精神如常時他小兒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六
三
僕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今以往某病某證以某藥已錄而記之他日詔聞執此以往而不在區區者之一言也

書何希之試策後

宋進士試訖甲戌是年甲科予首識第二人路君萬里繼識第四人熊君朋來蓋予家寓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王君龍津仕國朝為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人何君希之臨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歲隱居無求翛然世外自守如澹臺滅明之正而宰邑者每禮于其廬可謂賢矣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予予讀之竟而歎何歎也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俟別枝梧邵子云

書鄒次陳所藏先世告身後

予少游臨川覽郡志慕宜黃鄒公之為人公諱極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乞祠未幾遽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與方外異人逍遙煙霞泉石間固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然自昔賢人君子可大用而不及究者其後嘗有人而不知公之子孫為何如癸巳冬入閩獲與公之七世孫次陳偕叩其家世乃知公之後以名登於禮部吏部者累累有之且出公提刑告身及初任太和主簿告身相示予於是重有感也嗚呼世之為人子孫而不能保其先世之所有多矣何獨告身也哉次陳字周弼少年掇世科文學器識亦既光於前矣而所藏先世告身又能至于今不失以為世世子孫傳家之寶則公之後豈不常有人矣乎昔涪翁嘗與往還集中有曰松滋令者蓋公伯子云

題象山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公來往翰墨情與甚真若此帖者甚多予家亦寶數紙恨不使妾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題揭曼碩文彙

予識揭曼碩不四三年初識出其詩文知於茲事必收汗馬之功自時厥後屢見屢顧若王良造父之御駸駸然益遠而益未止何曼碩之敏且巧若此乎柳子有言吾之俯也滋甚

跋吳氏經德堂記

安仁吳垵伯厚示予陸文安公所為乃祖經德堂記予幼嘗讀其文已謂發揮盛大非疏蟲魚釋草木者所可共語今又觀當日諸老題咏闕深暢達益不可以文字求嗚呼諸賢其師道不立心學不明聖人之書視為迂闊欲經德不回難已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予歸母喪于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今不廢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世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豈偶然哉

書蕭煥有臨江為政碑後

劉詵

予舊閱古人平反輒為反覆數過喜快若親見又恨今世無復見此人及見其斥鬼神破妖異則又疑史氏或採摭之過今觀蕭君煥有臨江所為政則知古今人真無不相及而史皆信史也夫知屈抑而不敢言見像偶而輒下拜皆怵于禍福也天下惟不怵於禍福者可以行其志天下惟學而有守者不怵於禍福蕭君之政通幽明而無間其要不越于學耳

今方閉門益究經史則其政未可量也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蕭君有焉

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虞集

君子之所以大過于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甌釜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于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持而嚴固猶憇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歎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世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略

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于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乎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于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于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于令名子中以其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于公者壽卿于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旣內附推擇郡吏不爲世俗刻薄佐江西提舉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旣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于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爲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

好尚獨有無所爲而爲之者然亦無益于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旣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莫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藁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充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跋文信公封事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一節難于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偉哉王若周以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跋艾聖傳三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自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固往者季宋顯官貴人

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間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去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矣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裨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爲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爲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寔自公倡之公既去世

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愧也歸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爲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沖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爲政不大聲色以爲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爲哉相望纔三四年而風聲氣習遼絕敦厚之風猶可繼邪敬書其後而歸之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
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
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冲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
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
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豫章集中諸父兄昆弟子孫
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
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推
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于涓涓松柏千仞
起于毫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
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

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
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
系以為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
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
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
之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貴為
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
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
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
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
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
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六
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于大宗之微意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于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于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南豐又別爲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于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

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亦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可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國朝將七十年矣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爲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

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于天下而貽永于後來矣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黃潛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爲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于太常覆于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辭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爲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員外郎不知此議作于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曾氏家譜後

韓魏公有言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牒之不慎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贛人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游南海上最久一旦歸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于豪右者奉其墓祭之廢不舉者凡以家牒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今魯卿所譜至于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六
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內外之略君臣父子之
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宮則是龍澤山中一
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況故老襲傳
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
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割已田以薦祀事
賢矣曼碩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
不允賢乎藐茲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
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
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見者十
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察江西卒葬宜春子孫因留居而谷

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世爲二十五世矣西平
薨背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癸酉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
已已夫固遠哉以五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
其嗣胤之庶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爲明宗
收族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偷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爲之立譜
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旣磔而孝弟之條肆愈戕世
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所以爲防範人心
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
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
世而至于千百何賸乎予是以具論之

自題鍾陵稟後

予寄鍾陵三年無吏議之惟怯有拙者之逍遙每情至景會

往往託諸吟諷以自識其竊祿之幸隨其所得輒亦次之橐
卷揆諸風人之優柔賦客之微婉豈能希其千一哉臨川學
者危太樸謂予有一日之長贏糧屝屨忽肯來貺留連旬餘
請出予卷而誦之乃獨有會于心手鈔以實歸橐言將寘之
雲林山房以與厭常嗜古者共之然予之詩出於予心宣於
予口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不
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聽鍛阮孚之著屐以足吾之所
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予有同乎有不同乎予壹不能
知之也予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以是詩寘諸山中則林猿
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書鄧敬淵所藏大明曆後

傅若金

右鄧君敬淵所藏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大明具注曆一本蓋

國朝混一天下始頒正朔之制也其十二月下所注與今授
時曆小異而加詳焉有長星短星往亡公辟侯大夫卿六十
四卦七十二候自金正隆戊寅迄大元至元丁丑百二十年
歲屬而建國革命之始改元置閏之次燦然具見若八門占
雷五鼓卜盜十干推病八卦勘婚凡以使民勤事力業趨吉
避凶者亦莫不備至嗚呼古者聖人順天道敬人時所以重
民事也今觀我元受命頒朔之初而敬天勤民若此其至茲
國之所以興歟嘗聞先輩言國初曆庚午歲閏十一月而宋
曆誤置閏十月今驗之果然夫閏月以定時成歲者也置閏
差時不定歲不成矣宜宋之將亡也是故曆象之制有國者
不可不慎

跋廖敬亮所藏乃祖字說

右新喻廖敬亮所藏故宋太常寺大山蕭先生所爲乃祖幼聲字說及諸賢題跋一卷嗚呼逃虛空者聞足音而喜矣故人之不忘其先者雖琴瑟書策無所不敬焉況名若字本乎先哲之言可以訓者乎觀太常當幼聲始冠切切焉責之以成人期之以相業使大其鳴然幼聲值宋之季積學而未試於用卒隱聲以沒是固非人力所能也吾聞蓄之盛者其發闕鳴之大者其振遠發而未闕振而未遠其必有餘聲者矣夫能益盛其蓄大其鳴以振發其先世者將不在後之人乎今去咸淳且七十餘歲敬亮能葆藏其先祖之手澤以傳于後幼聲之令聞固未已也記稱君子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敬亮能不忘其所由生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敬亮尚修其德而勿替乎將見聲之遠者益闕於後矣

道園學古錄跋

李本

至正元年干有一月閩憲幹公使文公之五世孫所來求記屏山書院并徵先生文彙以刻諸梓本與先生之幼子翁歸及同門之友編緝之得在朝彙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彙一十八卷方外彙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爲文多不存彙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彙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先生前代世家以道德文學繇成均頌臺史館經筵游歷清要皆承平之日其所著述則國家之典故功臣賢士之遺蹟在焉歸僑臨川塵慮消歇日與四方之賓客門人子弟講明道義敷暢詳懇以其緒餘發而爲言深欲闡明儒先之微以救末流之失先生之學庶或于此而可見與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六



